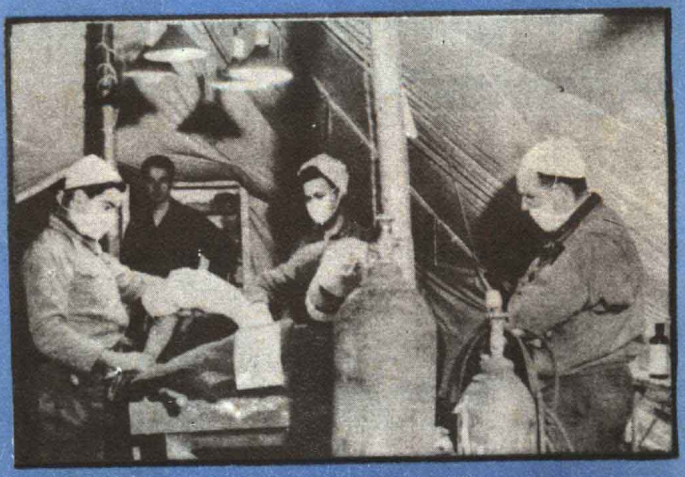
我是一个女间谍

【比】墨凯娜著
李绍斌译

湖南文艺出版

【比】墨凯娜著
李绍徽　译



我是一个女间谍

湖南文艺出版社

我是一个女间谍

墨凯娜著 李绍徽译

责任编辑：程建汉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衡阳印刷厂印刷

•

1990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1092×787 1/32 印张：6.875 插页：1

字数：151,600 印数：1－9,000

ISBN 7－5404－0516－4

I·410 定价：2.45元

丘吉尔序

“自卫”这个名词，在任何时代中，曾经强制许多国家和军队去判决一个间谍的死刑。勾心斗角的诡计是间谍的本质，但也就是间谍被人蔑视的原因。

然而，一个间谍并不是由卑鄙的动机所激动的。他不过是为爱国思想所灌注，而准备去承担那种人所共知的损失；无论如何，他是应该获得他如此忠诚地替他们服务的人们的敬重与尊崇的。

一个混居于敌军之中的男女，经过一时或数载，置生死于每个偶然的语句上或动作间，比起敢死队中一个冲锋的兵士，勇气并不稍见逊色，而谈到所受的磨难，则还非一个冲锋的兵士所及。

因为忍耐这些长期的紧张状态而需要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比得上期望于一个最勇敢的作战部队所完成的任务。这种工作可以呈递给国王和国家；有时它的重要性还可以超过战场上最光荣的尽忠行为的结果。

大战中，有许多威武不屈和精忠报国的人，为了协约国而在敌人手中不光荣地和不声不响地牺牲了他们自由的生命。

本书的女主角玛黛·墨凯娜，描写一个间谍的可怖自述，在任何方面都充满了庄严和尊崇。

她住在德国军队的阵线后方，听着大炮的怒吼。但是她还继续去探获不少最重要的情报，供给英国情报当局。

她报告军队的行动；她实行或设法去毁灭前线军需库；她帮助英国俘虏逃脱，她指示英国飞机去空袭德国军队的驻扎地、军营和结集的地方，因此使无数的敌人和她的被压迫的同胞趋于死亡。

同时，在另外一个立场上，她却在德国医院里工作，当一名护士，诚心照顾那些为她企图置之于死亡或毁灭的人。在大战初期，她还因为这种服务而膺获德国的铁十字勋章。

她曾经因勇敢卓越而获得法国与比利时的勋章。海格大将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八日的公文中，曾经这样的嘉奖过她："战场上英勇而卓著的功劳"。而在一九一九年，当我任职陆军大臣时，也曾向她传达皇上钦佩之意。

她的故事是动人的。翻开来一看，我就不肯将灯光熄灭，直到清晨四点钟方才罢手。

我当然不能保证每件细微事情都是正确的；但是关于她的生活、阴谋和冒险的重要描写，无疑都是有真凭实据的。

后来因为一件极小的意外事情，她被一个巧妙的陷井捕获了。

根据一切战时的法律，她的性命是无望了。但是她却不为她的命运的处分而争辩。

减轻她的刑罚为无期徒刑，可以算是一种仁慈的举动了，而在事实的本质上，大概不会比较大战的期限来得长的。

编者注：丘吉尔是已故著名的英国首相。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一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的晚上，我的父亲突然闯进我们在威斯特洛士柏的旧田庄的厨房。我们看见他的那副脸孔，就勉强的停止了谈话。

“德国人已经侵犯比利时了，”他喘着气说：“雅尔柏王已经发下总动员令了。孩子们将要乘第一次火车去向团本部报到。这是可怕的啊！我们的军队正在向雷滋和勒摩尔集中。上帝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啊！比利时是绝对不能阻止德国军队的”。

母亲熨平了一顶花边帽，小心地将它放在一旁，同时不安地向着他微笑。

“玛黛，”她掉转头来对我说道：“出去叫孩子们进来，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随后她又对父亲说：“不要烦恼吧，菲里斯；法国将来会和这些德国人算帐的。法国军队不久就会和我们的军队齐心合力地一起作战的。来，来，现在将你的一双笨重靴子脱下来吧。晚餐快要弄好了。”

我们就是这样的在威斯特洛士柏听到了大战爆发的消息。我们大都不能认清灾祸的真正危险。不过是在几天之前，人们刚从远近各地群集于威斯特洛士柏，参加每年一度的乡村市集。教堂的钟欢欣地敲着，路旁的小礼拜堂生满着灿烂的花

朵，热闹的市场喧哗不休，中间混杂着小贩和摊主的叫卖声，老朋友见面，又要亲热一番。我的大哥哥奥麦，也适在此时从军队里服役期满回家，所以这时我们格外的觉得快乐。

谣言无间断地掠过霍伦德斯的村镇。随后就传来远处的隆隆炮火声，黑夜的天边突然刮过一道闪光。我们的军队正在向后退却。雷滋沦陷了，它的十二座炮台在鲁登道夫的残酷铁蹄下踏成了一片焦土。勒摩尔也毁成瓦砾之地了。但是我们的兵士战至最后一人仍不肯退却。每天清晨，我们总能听到德国军队已经迫近的消息，而我们却还麻木地留在那里，不肯相信有一天我们会看见街上有戴着尖顶钢盔的兵士。

一天，有一辆骡车停在我们屋外的路上，车上高高地堆着褥垫和零星杂物，一个高大的年轻农妇随行着，两个小孩子紧跟在她的后面。

她斜倚着大门，紧闭着两片嘴唇，望着辽远的地方。

“你们能够剩下一点东西给我这些孩子们吃吗？我能够帮你们做一些工作而求吃点东西吗？”

我带着他们到厨房里去；我的母亲在里面照顾他们。自从她的丈夫匆匆入伍那天之后，这个年轻的母亲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他们的村庄已经被炮火轰成了废墟。她和孩子们已经走了三天的路，再也没有钱拿来买东西吃了。他们听说在伊柏可以找到栖身处和粮食。还有整千整万和他们的情形一样的人们，甚至此刻还不断地涌过村庄的街道。后来当我到商品去购物的时候，整条街道都挤满了轧轧声的车辆，出汗的牲畜，以及疲乏而灰尘仆仆的人。牲畜毫无约束地吃着人家篱笆上的花和前院的草。一匹马死在路旁，它的主人是一个衣衫华丽的少妇，悲伤地呜咽着又走上了她的路程。她的丈夫死了，她的

家毁了，混战中她又失去了她的小儿子，现在身边连一个锅子也没有。孩子们快乐地跳来跳去，他们的样子一点也没有骇怕，但是最勇敢的还是那些白发的老头儿和老太婆，其中许多已经病倒在他们的包袱上。他们咒骂侵略者，不过他们还是用着静悟的眼光观察着一切发生的事情。

难民的涌流似乎是永远不断的。威斯特洛士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临时宿营之地。虽然村内各家各户知道有许多人在挨饿，但是很少肯打开大门收容人家进去的。我们的房子、车房和外屋，好象若干其他的房屋一样，都已挤满了不幸的人们。年纪老的人死后，草率地埋葬起来，亲戚们随后就走了。小孩子孤单地穿过村庄。一天，三个被截断而迷失路途的兵士跛进了威斯特洛士柏。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的兵士；他们仿佛是从热炽的熔炉中跑出来的。他们凹眼里藏着猥亵、欺伪和野兽般的目光，褴褛的制服染着血渍和尘埃，起泡的脚穿出了他们的靴子。他们疲劳到讲起话来也若断若续的含含糊糊了。随后天色转黑，雨点丝丝地打着杂乱的漫长行列，他们坚决地踏过泥泞，时常睡在胶沾而浸透的牧场上度夜。

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头顶上飞过了一下猛烈而尖啸的吼声。村里的街上马上跟着发出了一下轰隆的爆炸声。当爆发的黑色烟氛正在吹散，毁物的碎片向下抛落的时候，空气暂时平静了一会。随着发出动物的痛楚吼声；女人和小孩子软弱地在路上的血塘里蠕动着。戴着平顶圆帽，穿起芥子粉色军服，蓄着一撇髭的奇怪骑兵驰进了威斯特洛士柏。英国军队来了，谣言传得很厉害。但是他们不久又跨上马走了。炮弹不时的落下，不过村庄在目前显然还不是德军大炮的目标。

许多村民加入了逃难的洪流。当他们痛心地离去时，空气

中充满了可怕的谣传。哈利维斯提是村里的一个笑匠兼马车制造匠，刚才结过婚不久。当一颗炮弹光临他的小工厂的时候，他便决定必须带着新娘一起走。他到现在还没有一匹马，惟有由自己堆着一辆大独轮车。这辆车子上完全没有简陋的必需品，堆着的全是最精致的家具。“在德国，这些抢掠的猪猡是不会有我的这些最好的家具的，”他咆哮着说。“我的这种最好的衣服当然也是没有的啦。”哈利省下一些钱，替他自己买了一顶光泽美丽的高帽，一件燕尾礼服，一些硬衿硬袖，一双明纽靴子，还替他的新娘购置了一件美丽的结婚长袍。所以哈利在那天晚上带了一半较好的财物跟着那些人一起涌去了。他觉得那些结婚东西很荣耀，特意将车子推在人家的前面！

英国兵离去后，不久就有两中队法国骑兵翻尘驰来。因为我们的房子坐落于村外的山上，可以俯视村边的一带平地，所以我们现在看见这些地方已经有可怕的德国兵了。没有多久，法国军官就跑来精密地勘察我们的建筑物。

“我劝你们走吧，小姐。”一个中尉急促地向我劝道。“一会儿后我们的榴霰炮就要架在这里。我们不能希望长久的阻挡这些残忍的德国兵。我们不过是一个小部队”。

穿着青色军服而满身流汗的短小骑兵们满屋乱跑，我的父亲和男仆——他们的年龄都已超过兵役年限——也牵着疲惫的马匹到庭院里的马槽中去了。随处都听到石块撞击的声音。他们正在开凿瞄准敌人的炮眼，并且用家具、泥土袋和各种东西阻塞窗门。滥射的子弹开始在外面呼啸起来。我觉得十分骇怕，但是也异常兴奋。我从楼上的窗门望出去，可以看见黑压压的人堆节节向着威斯特洛士柏进迫。楼下的榴霰炮突然哒哒的急吼起来。德国军队的枪弹现在密集而迅速的向着墙壁射过

来，或者跳到田里去了。高出我的脑袋一寸的玻璃上，已经有了两个清晰的子弹洞。

“玛黛，到地室里来呀！”我的母亲喊道：“快，快，你现在尽量带一些食物下来吧。”但是我仍然模糊地蹲伏在窗门的一角。许多队戴着尖顶钢盔的德国兵正在朝着村庄跑来。我差不多可以看见他们惨白的脸孔上的紧张表情。立体的灰色人群在他们的后面移动着。许多兵士被榴霰弹击中了，随处倒卧在泥土中。我不禁想起了秋风刮落叶的情景。其中有些痉挛地躺着，或蹒跚地走到后方去，但是其余的人则毫不回顾的继续向前进攻。牛在房屋之间发狂的乱窜，炮弹从头顶上无间断地飞过。威斯特洛士柏发出了烟氛，中间还夹杂着房屋倒塌的隆隆之声。

最后我慢慢地走开了那扇窗门。德国军队只遭遇到片刻的阻挠。在楼梯脚下，一个脸色死灰而可怕的法国兵正在呕吐，他摇曳不定的坐着，双手紧握住喷血的胃部。虽然我曾经受过相当时期的医生训练，并且当战争爆发的时候，我正在度着第二次假期，但是这时我觉得双膝在抖颤，而且不禁起了恶心。这个人的性命已经不能久保了。他痛苦的眼睛射到我的身上——“水，”他低声的说，但是我知道那样也不过徒然地增加他的痛苦。我扶持他靠在墙上，请他保持安静些，此外我就不能再做任何事情了。我随后就到地下室去和我的父母聚在一起。

榴霰弹在头顶上奏着交响曲，好象是风力蓄电机一样，有时还穿插着命令和痛楚的声音。我在黑暗中紧握住母亲的一只手，静听着父亲和我们的老朋友露丝妮·德尔姐的细语。我当时真想不到不久后自己就是一名英国的间谍。

"不要怕呀，"我的父亲说，当时有一颗炮弹穿过了屋顶，将瓦片和灰泥击落下来，"法国军队会将他们击退的。"

他知道这是不真确的，我们也都是这么想。一切都不能阻止凶猛的德国军队的汹势。我们似乎在地室内呆等了许多年，莫名其妙地在抖颤着。我们曾经听到其他的村庄所发生过的可怕事情。一个女子被逼污辱了，自己就从最高一层楼的窗门跳下去；还有许多类似的事情。但是我仍然不相信我们四周发生的事情是真实的。

头顶上的榴霰弹停止了，尖锐的命令声，笨重靴子的达达声也停止了，随后只听到微弱的呻吟声，击破了宁静的气氛，我爬上地室的楼梯。法国军队已经走了，遗下他们的尸体和重伤的兵士在厅中，殷红的血液好象流水一般流着。偶然间仍旧听到屋外的枪炮声，不过渐渐变远了。我跑到前面的会客室，从一个被东西阻塞的窗门的裂缝窥视外面。肩着步枪的德国兵疲乏地结队开进威斯特洛士柏。我看一下手上的表，这时是在下午二时正。我真不知道命运将来怎样的转变。

厨房门被暴力冲开了。我很会讲德国话，所以我就不顾一切危险的走了进去。门启处站着一个青年德国军官，带着怀疑的目光向四处探视，身上航脏而散乱。他的后面举起几十把枪刺。当他看见面前有一个女人的时候，他就将手枪放进皮套里，揩去额角的汗珠。

"没有人在你的房子里面吗？"他愤怒地说，一面踏进了厨房。一个军曹，一个伍长和一部份兵士跟着走了进来，其余的坐在外面的地上开始抽烟。

"我的父亲，母亲，和一个朋友躲在地室里，"我用着德国话告诉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这家房子的墙壁上有炮眼呀，你的父亲一定是一个便衣枪手。你知道对于那种事情的处罚啦，是不是？伍长，将他们带上来。”

“我的父亲是一个老头子。他从来没有向你们放过一枪。那只是法国兵士在这里射击呀——”

“我以前听过许多这种事情了。这里不是我们第一个占领的村庄呀。我的兵士死伤了十四名，而炮火完全是从这家房子里射出来的。如果那些和你的父亲在一块的人已经逃掉了，那么，他该得一个人受罪了。”

我的父亲，母亲和露丝妮被伍长和他的兵士拉进厨房来。我的母亲快要晕倒了。露丝妮从兵士们的手中摆脱。她的白发披在脸上，紧握着双拳反抗地凝视着那个青年军官。我的父亲仍然吸着他的烟斗。

“拿下你嘴里那枝该死的烟斗，”军曹怒叱道，于是一个兵士从他的口中将烟斗夺下，在自己的皮靴上将烟灰敲出后，含笑的送进自己的口袋里。

“老头子，你是一个枪手啊，”军官谴责地说。我的父亲绝望地摇着头。我的母亲则低声地哭泣着。

“请你可怜吧，”我申诉道。“你没有证据呢。”

“不要吵，”他喝道。“不准争辩。这里曾经做过枪手们的掩蔽处。这栋房子必须烧掉。军曹，马上注意这件事情。”他转过去对着我的父亲，气愤愤地讲了一些卑鄙的话。“至于你这个老头子，你应该放进自己的炉子里烘烧的！伍长，把他锁在地室里去。”于是伍长一把捉住我父亲的衫领，将他踢下小梯，还举起枪刺跟在后面。

“可恶的枪手，”他怒骂着，猛力将门关上。我跑过去扶

持已经晕厥的母亲。

“你们这些地狱里的刽子手，”我的舅母叱骂着。

“不要闹，小姐，这个枪手现在已经完结了——”他将头上的钢盔推到脑后，然后拿出一枝香烟抽起来。外面的兵士齐集在门口向内张望。他们的眼睛射出野蛮的光，有些还露着牙齿微笑。

“格雷秦，”军官掉头过去对着一个左手扎住血染的绷带，身上肮脏而蓄起满嘴胡须的兵士大声说道，“尽量将这屋内的食物收集起来。我的肚皮饿了，你们怎么样，我的朋友？”他的卑贱的兵士们呆了一会，方才同声高呼赞成。于是一个高大而凶恶的留鬈的中队长大踏步跨进厨房，他们也跟着跳了进来。

“喂，鲁尼先生，”中队长微笑着说，举起手来向中尉行了一个礼。

“先生，这里提到了一个枪手。”

“好的，我让你们随便怎样吧。不过，如果你们在这个地方找到任何食物，先得给比利时人尝一下，然后自己才可以吃食。也许是会有毒的。我刚才在街上看见一件极可恶的古怪事情。一个诙谐的老太婆开着一家咖啡店。一中队的兵士留在外面，军官们则走了进去”。

“‘妈妈，现在你先喝吧，’中队长大声说道，击断一个瓶颈就推给她。‘今天我不会中毒了，谢谢你。’中尉仿校中队长——曹长仿效中尉——军曹跟着接上来——伍长再接上来——老太婆就不停的‘狂饮’，空瓶开始堆积起来——兵士们自然的排起一条单行来，一个接着一个——其他中队的兵士也跑来排在后面——只看见这位老姑娘后来好象‘瞎子’一般摇

摇欲跌起来——最后终于死去或是烧死了！”

中队长的眼睛移到我们的身上。

“你们可以放了这些女人，”他说着就走出了庭院。这时军曹和两个兵士走进了厨房。他们拿了我们家里的两桶油，立刻动手泼在家具和木器上。

“我们已经渍湿楼下的其余房间了，先生。”

“好的，军曹，那么就放火吧。”然后他向我们说道。“我给你们五分钟去收拾自己所要的细软。我不管你们在村内做什么事情，但是，不准你们离开这个村庄，否则便要自讨麻烦的。”

我们在伍长的监视之下收拾了一点财物；我必须承认，那个伍长此时倒来帮助我们扶持我的母亲，还替我们拿包袱。我们后来挤做一堆的站在公路上，回头骇怕地无力凝视着我们的房子；我的父亲就是关在那地室里的一个绝望的囚犯啊！

突然间，一阵白烟从厨房的窗门喷了出来。屋内发出尖锐的呼声。浓烟从楼下每个窗门吐出，随着可怕的火舌也开始向上舐动。我们痴呆地凝视着，直到我的母亲好象一个痛苦的动物一般的呻吟了一声，我们方才慢慢地走进威斯特洛士柏。

我们走过两个同乡的男人和一个女人的身边；他们伸开手脚躺着，脸孔覆在泥土上，已经死去了。这时，漫长的灰色纵队正在摇摆摆的经过威斯特洛士柏，口中唱着粗厉的歌曲。第一行列的部队沿着街道上房屋的旁边扎起营来。所有的咖啡店都挤满了人，里面传出欢呼声和笑声，偶然还有一两句猥亵的歌。随时随地都可以看见喝醉的兵士，在他们的同伴的嘲笑中，摇摇晃晃地在街上乱撞。我们所看见的军官中，似乎绝少注意到这种行为。我看见许多兵士都是年轻的孩子；他们大多

伸直身子躺在地上，身体异常疲乏。

在村庄的中心，他们将所有的伤兵都抬在一块儿。这是可怕的；路上也被血液沾湿了。医生医院侍者皱起眉头，卷起袖子，弯着腰继续救治那些痛楚呻吟而血渍污溅的伤兵。他们的旁边躺着一些法国兵，还有若干我们村里的受伤男女。这些人却完全没有受到注意，因为德国医官已经被他们自己的伤兵弄得不暇抽身了。在旁边的受伤者中，我认出有几个就是我们的邻人，所以我就跑向前去想要帮助他们。但是有两个德国的担架士兵却禁止我走近去，还粗暴地叫我滚开。

我们再向前走去。一个红脸而粗野的兵士醉熏熏地在街上荡来荡去，无目标地随处胡乱放枪，口里还在自唱自听地哼着调子。忽然，好象有一匹马踢着我的肘部，同时又听到一下几乎震聋耳鼓的尖锐声音。随之我就看见有鲜血从手臂流了下来，溅湿了我的衣服，不过我却一点也不觉得痛楚。那个陶醉的德国兵有意或无意的放完了一阵枪，摇摆了一会，惊奇地凝视着我，而当他发觉我并不倒下来的时候，他就大声的狂笑起来，并且蹒跚地走了。

我们决意去找侯特先生请他收容我们；他是我父亲的一个老朋友，在村内有一幢大房子。当我们还未敲门之前，门已经打开了；想不到我的父亲竟站在门前。我的母亲看见了，立刻向他扑了过去。他便将我们拉了进去一把将门关上。原来他设法将地室内的气孔周围的硬砖头爬开了以后，就逃走了出来，而当时那个中尉和他的部下却正在守望着焚烧中的房子的其他一边，所以没有发觉。我们四个人狂欢了一番，欢笑中居然忘记了周遭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有一团德国军队行进时的歌声又很快使我们想到了目前的环境。于是我们就走进厨房里。侯

特夫妇同情地在里面招呼我们。还有几个邻人也跑来了。我们就一起坐在里面，时断时续的低声细语着，一直等到晚上。惟有我们自己动作的声音扰乱了宁静的空气。

侯特先生站了起来，从他的口中拿出他的烟斗。“我们从今天早晨到现在都没有吃过东西，”他说着。“也许你们也是如此吧。这里连一点东西也没有了。那些残忍的德国兵进捣威斯特洛士柏后，最先便来洗劫这幢房子。但是我总要去弄些食物来的。我一个人去可以比较安全些。”他毫不顾及他的惊惶妻子的规劝，说完了这些话，便在黑夜中迳自走出去了。

我们坐在漆黑的厨房，觉得他好象已经去了几百年；微弱而惨白的月光从屋外透进来。我能够听到侯特夫人偷偷地在啜泣。突然间，我们的后面发出了一种沙沙声，还有低声的说话声，“好啦，朋友们，我已经弄到一些肉了，还很多呢。你们总够吃一顿饱的。现在将帐幕拉下来，赶快升火吧。”侯特先生燃着了一枝洋烛。他的外貌看来的确是粗野，烛火照射之下，他的华丽衣服已经绉叠而弄脏了，潮湿的头发半覆着流露胜利神色的眼睛。他从一张有血渍的报纸中拿出一大块的肉来。“一大块很好的肉，是不是——我从一匹死马身上割下来的。”当他用手帕揩抹自己的脸孔时，紧张的神色全消失了，还几乎笑了起来。

我们似乎许多天来都没有吃过东西一样，嗅到烹调的香味就垂涎起来。但在这时，突如其来的发出一阵枪托捶门的声音，窗门上的玻璃随着也粉碎的落入屋内。月光下现出了尖顶钢盔的轮廓，屋内充满皮靴的践踏的和呼喊的声音。

“到地室去呀，快跑。”侯特先生一边喊着，一边抓住他的妻子就往甬道推过去。我们屏息而惊惶地涌下了地室的楼

梯。一支电筒的光线穿过黑暗，惊愕中我看见里面挤满了蜷伏着的难民。头顶上的脚步声好象雷鸣一般，随后地室小梯上的门便又打开了，有一个德国兵手中摇摇摆摆地拿着一个灯笼站在门口。他一边大声辱骂着，一边从容地对着下面的一堆黑色的活东西放了一排枪。在那块有限的地方内连续发出的枪声，就好象地震时的爆裂一般。枪弹从小梯那边呼呼地飞过来，撞着墙壁又跳回头。尖锐的惨叫发了出来，接着就听到痛楚的哀鸣。三个男人被枪弹击中了；还好大多数的子弹都射进了一个牛油桶里，没有打中其他的人。

那个德国兵大摇大摆地走下小梯，其余的也跟着下来。我们的男人中有些便和他们搏斗起来，而在那一刹那的混战中，灯笼便被扑灭了。一个军官从小梯上发着命令，于是我们在刺刀尖下被赶了上去。我不知道这种行为是否出于敌意，不过当一个兵士突然在甬道的光线中出现的时候，有一个婴孩又在他的刺刀尖上，他骂了一声后就将这个痉挛的婴孩抛到最近的一个女人——那个年经的母亲——的手中；她惊惶地叫了一声，随着便不省人事的倒在地上。这种声音是我所永远不会忘记的。

他们在月光之下将我们这群差不多五十个静默而驯服的俘虏排列起来。男人们在监护之下，一声不响地消逝了他们的影子。我们这些女人和小孩子则被推回地室之内。

不到几个钟头后，我们发现露丝妮失踪了。她是否已经被杀死了呢——她的尸体或者已经躺在花园里或沟渠中吧？抑或她在混乱中已经逃脱了吧？我们知道她是一个活泼而果断的女人。不过，我们当然不敢去问德国兵，而她的失踪也给我们留下一个谜，时常使我们烦恼起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